

用顶配的阵容拍最冷的历史

丰厚历史文化遗产这样“入戏”



“太平”，就是人心的最大公约数

正在播出的电视剧《太平年》，引发公众对五代十国历史的广泛关注。该剧讲述吴越王钱弘俶与宋太祖赵匡胤推动“纳土归宋”、实现山河统一的历史创举，采用8K超高清技术拍摄，呈现历史人物超过230位，其呈现的文化厚度和制作精度标志国产电视剧攀上新的创作高度。

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是一个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文艺创作资源宝库。面对技术驱动下的审美变迁，作为大众艺术的电视剧如何讲好历史故事，将好资源转化为好作品？记者对话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高长力、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、电视剧《太平年》编剧董哲，解码厚重历史如何精彩“入戏”。

记者：72年换了5个朝代，裂土纷争，战火不断……《太平年》开篇的离乱和破碎让人无比唏嘘。五代十国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，这部剧何以命名“太平年”？

董哲：剧本创作的方法并不复杂，简单来说就是“三板斧”——定表达、立人物、讲故事。所谓表达，就是编剧自己如鲠在喉、不吐不快的创作原动力。

我写过百万字网络小说《北唐》，对于五代并不陌生。出品方华策的邀约，让我重新进入这段历史。我常面临两难局面：一种是史料非常多，不知该选什么；另一种是几乎没有史料，不知该如何去构建。“另一种”主要指关于十国

的史书记载。集中半年时间做案头工作，我把自己代入那个年代的人物，视其所视，听其所听，感其所感，思其所思。“以十年拓天下，十年养百姓，十年致太平”，在后周世宗的宏愿中，我看到乱世中不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，所有人都期盼未来的太平年景。“太平”，就是人心的最大公约数。驱动“纳土归宋”的是华夏子孙对天下太平矢志不渝的追求。而这，恰恰是“文明中国”何以形成、何以延续的一大动因。

历史剧是把古人的故事讲给今人听。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，是否想过“和平”并非理所当然？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，“太平年”也表达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一份关怀。

“冷历史”里有中华文明的鲜明品格

记者：10年筹划打磨，集结编导演摄录美一众实力主创，场景总面积3.8万平方米，台前幕后4万余人次参与……《太平年》被网友称作“用顶配的阵容拍最冷的历史”。以往的历史剧鲜少涉及五代十国，今天，这段历史为何值得下大力气拍出来？

高长力：《太平年》以吴越王钱弘俶与宋太祖赵匡胤的人生轨迹为双主线，交织呈现了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及南唐等政权的兴衰更迭，最终落脚于“纳土归宋”、华夏重归一统的历史节点。这个选题精准切入中华文明演进史上极具启示的关键时期——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。这段历史常被标签化为“乱世”，但其内在的文明整合力量与秩序重建

逻辑，恰恰是理解中华民族何以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。

李国强：从历史学来看，五代十国既陌生又璀璨。作为这段历史的华彩终章，“纳土归宋”承载的不是简单的版图聚合、疆域合成，而是中华民族对“统一”这一历史大势的高度认同，体现了和平性、统一性等中华文明的鲜明品格。

《太平年》中，从钱弘俶保境安民的初衷，到赵匡胤大一统的雄心，他们共同指向的目标是结束战乱，实现天下太平。这也是和合理念在历史实践中的生动体现。《太平年》发掘的历史智慧与呈现的价值取向，具有强烈的现实映射与启迪意义。

平衡史实与艺术，为互动性观剧留足“接口”

记者：有观众认为《太平年》信息量密集，普及了历史知识；也有人认为，台词、文书晦涩难懂，观剧有门槛。这部剧为何不做通俗化叙事？

董哲：作品一播出，选择权和评判权就交给观众了。比较真实地还原那个时代，的确是我们的创作坚持，初衷是让今天的观众更加相信故事所描写的时代。因为创作过网络文学，我认为不要低估今天读者、观众的接受水平。

高长力：传统历史剧创作中，“通俗化”是核心准则之一——将古代朝堂对话简化为现代口语，复杂历史背景用旁白直白交代，目的是降低观众理解门槛。我们已经进入AI时代，其实任何问题都不用剧作者面面俱到地交代和“翻译”。剧集提供“可考据的历史肌理”，观众以智能检索为工具完成“深度解码”，这可能是《太平年》的“正确打开方式”。

记者：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，是历史题材创作的一对永恒矛盾，也构成了创作张力。你们怎么看二者的关系？

高长力：平衡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，是历史剧创作

的最大难点，也往往成为舆情焦点。基本原则是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。大事就是历史过程、历史趋势、历史结论、历史规律，我们应当尊重信史，不能随意篡改恶搞；小事就是历史细节，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给我们留下极大的虚构想象的艺术创作空间，文艺创作要有生动的人物故事，由艺术家来脑补填充历史细节。

历史研究是严谨的，没有依据不能随意作出结论；艺术创作应当是“史无记载皆可写”，只要符合大历史观，符合历史逻辑。

李国强：创作者要深入研究、准确把握历史本质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、社会矛盾和发展脉络有清晰认识，避免陷入简单化、脸谱化的创作误区。既不能拘泥于史实而牺牲艺术表现力，也不能为追求艺术效果而随意篡改历史、编造历史，需要努力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找到平衡点。这意味着既要坚守底线，以敬畏之心对待历史；也要拥抱创新，用符合当代审美的表达让历史“活起来”。

（来源：人民日报）